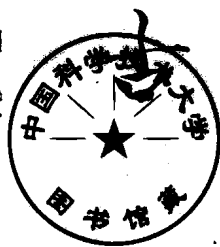


内蒙訪

翦伯贊



827

492

內蒙訪古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同志等应烏兰夫同志的邀請，訪問了內蒙古自治区。訪問历时近两月（从七月二十三日 到九月十四日），行程达一万五千余里。要想把这次訪問的收获都写出来那是写不完的，不过也可以用最簡單的話概括这次訪問的收获，那就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現在我想写一点內蒙訪古的見聞。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詩篇

內蒙，对于历史学家來說，是一个富有誘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沒有它們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学宝库，直到現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沒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內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現于历史。以后，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現于內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們象鷹一样从历史中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

一些历史遗迹或遺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間，訴說他們过去的繁荣。有些連历史的遗迹也沒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紀錄。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經在內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十三世紀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

两千多年的時間过去了，現在，內蒙地区已經进入了历史上的新世紀。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蒙古族、达斡尔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等，正在經歷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历史变革，他們都在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經由不同的道路走进社会主义社会。例如蒙古族是从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鄂倫春族和一部分鄂溫克族则是从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末期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很多过去的牧人、猎人，現在都变成了鋼鉄战士。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生动的說明。

恩格斯說：“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詩人。”我們在內蒙地区看到了这个最伟大的詩人的杰作。出現在这个杰作中的不是鶯鶯燕燕，而是群鷹搏击，万馬奔騰。在世界文学的文庫中，哪里能找到这样波瀾壯闊、气势豪放的詩篇呢？

一段最古的长城

火車走出居庸关，經過了一段崎嶇的山路以后，自然便在我們面前敞开了一个广闊的原野，一个用望遠鏡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謂塞外。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約有一千多里的路程，火車都

在这个广阔的高原上奔驰。我们都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风光，黄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黄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蕎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如果不是有些地方为了畜牧的需要而留下了一些草原，简直要怀疑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河北平原。

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象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据《汉书·匈奴传》载，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现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据《汉书·匈奴传》载，这里在汉代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一点，从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蒙古语的地名可以得到说明。呼和浩特，蒙古语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也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①。这两个蒙古语的地名，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直到十三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有森林、有草原、有鹿群出没的地方。

① 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简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在旧包头市郊有地名韩龙藏附近有一条小河，过去常有鹿群来饮水，所以取名包克图。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象一座青銅的屏风安放在它們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綠色的山坡，安閑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靜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靜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經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

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定住下来的騎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賴自然的恩賜，他們要自然供給他們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內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內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們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們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們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載“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襲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則这些騎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早在战国时，大青山南麓，沿黄河北岸的一片原野，就是赵国和胡人爭夺的焦点。在爭夺战中，赵武灵王击败了胡人，占领了这个平原，并且在他北边的国境綫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据《史記·匈奴传》所载，赵国的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內），中間經過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闕（今烏拉山与狼山之間的缺口）为止。現在有一段古长城遗址，断續綿亘于大青山、



赵长城遗址

烏拉山、狼山靠南边的山頂上,东西长达二百六十余里,按其部位來說,这段古长城正是赵长城遗址。^①

我們这次訪問包头,曾經登临包头市西北的大青山,游覽这里的一段赵长城。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土筑,夯筑的层次还很清楚。东西纵觀,都看不到終极,在东边的城址上,隱然可以看到有一个古代废壘,指示出那里在当时是一个险要地方。

我在游覽赵长城时,作了一首诗,称頌赵武灵王,并且送了他一个英雄的称号^②。赵武灵王是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① 參看《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4期,第30頁。

② 見本书附录一《內蒙紀游、登大青山訪赵长城遗址》。

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以全国的人力物力仅仅连接原有的秦燕赵的长城并加以增补,就引起了民怨沸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甚至解放以后,还有人把万里长城作为“炮弹”攻击秦始皇。而赵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竟能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而没有挨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然,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

只要读一读《战国策·赵策》就知道当赵武灵王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以后,他立即遭遇到来自赵国贵族官僚方面的普遍反抗。赵武灵王击败了那些顽固分子的反抗,终于使他们脱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们身份的祖传的宽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车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

在大青山下

现在让我们离开赵长城谈一谈阴山一带的汉代城堡。

根据考古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至少有二十几个古城遗址。这些古城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也有北魏时期或更晚的。古城遗址最大多数分布在阴山南麓通向山北的峪口,也有分布在阴山北麓的,还有分布在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地区的。从古城分布的地位看来,几乎

通向阴山以北的每一个重要峪口，都筑有城堡。特别是今日呼和浩特市北的蜈蚣坝，尤其是包头市北大青山与烏拉山之間的缺口，城堡的遗址更多。大概这两个峪口是古代游牧民族，而在汉代則是匈奴人侵襲的主要通路。看起来，汉王朝在阴山一带的战略部署，至少有三道防綫，第一道防綫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的地方，第二道防綫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防綫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东北一带。

在阴山以北筑城障的事，《史記·匈奴传》有如此的記載：太初四年“汉使光祿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阳县（《汉书·地理志》作橐阳县），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县（《汉书·地理志》注作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汉书·地理志》注作庠河城），又西北得肉虏城（《汉书·地理志》注作宿虏城）。”由此看来，当汉武帝时汉王朝在阴山以北筑了很多城堡，几乎是步步为营，把它的势力远远地推到阴山以北的地方。一直到元帝时由于匈奴呼韓邪单于款塞入朝，才从阴山以北的城堡撤退駐軍，但仍然保留着通烽火の哨兵。《汉书·匈奴传》記侯应諫元帝的話，其中有云：“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这里所謂“外城”，就是阴山以外的城堡。

在大青山与烏拉山之間的峪口中有一条昆都侖河，由北而南流入黄河。昆都侖河就是古代的石門水，石門水大概是古代游牧民族进入阴山以南的沃野最方便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通道的外面，已經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城，有一个古城可能就是汉代的光祿城。

我們这次訪問内蒙西部，曾經游覽了呼和浩特市附近塔布土拉罕的汉城遺址和包头市附近麻池乡的汉城遺址。

塔布土拉罕在呼和浩特市东北三十五里，大青山的南麓。古城作长方形，分内外两城，外城周围約六里。在內城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汉代的绳紋陶片。在城的附近有五个大土堆，塔布土拉罕就是五个大土堆的意思。这五个大土堆，可能是五个大封土墓，如果把这五个大封土墓打开很有

塔布土拉罕古城





麻池汉城遗址

可能发现这个古城的历史档案。^①

麻池乡在包头市西三十里。这里的古汉城也是分内外两城，内城也散布着很多汉代砖瓦，外城很少。古城周围有很多古墓，大多数没有封土。在这里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古物，其中有汉代的钱币和汉式的铜器、陶器、漆器等等，也有金质和银质的镂空饰片，饰片上的花纹作虎豹骆驼等动物形象。还发现了“单于天降”、“四夷口服”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②

① 参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第151页。

② 参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第60—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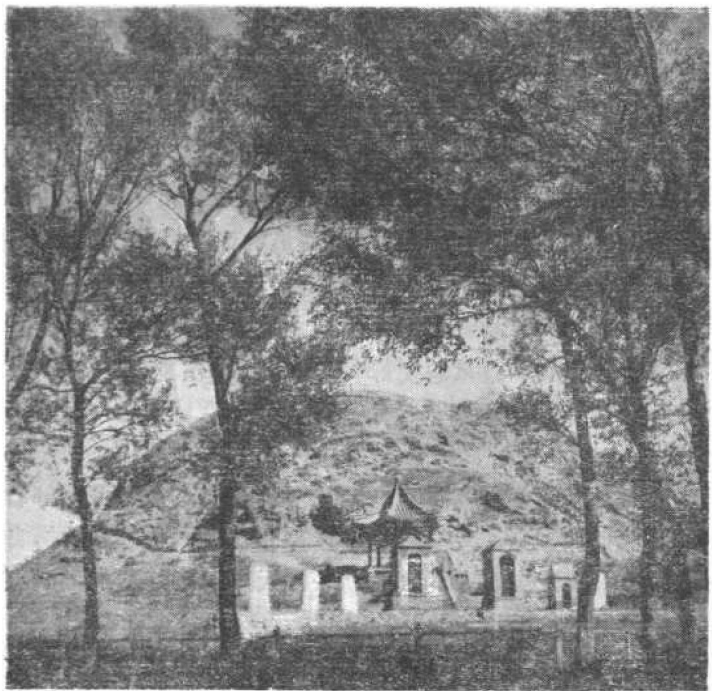
我不想詳細介紹这两个古城的发现，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汉代古城，不是由于經濟的原因，而是由于軍事的原因建筑起来的。严格地說，这些古城不能称为真正的城市，只是一种駐扎軍隊和屯积軍用粮食武器的营壘。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的是軍隊，也有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但这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依靠軍隊生活的，只要軍隊撤退，这些城堡也就廢棄了。

我还想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戰場，而在民族关系緩和时期則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驛站；甚至在战争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从这一带发现的文物得到說明。例如在当时汉与匈奴的边境綫上到处都发现了汉代的錢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与在内地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工艺品是一样的，这件事說明汉与匈奴之間的和平往来，並沒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軍事堡壘所遮断。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廢棄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內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紀念塔。

青冢在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左右。据說清初墓前尚有石虎两列、石獅一个，还有綠琉璃瓦残片，好象在墓前原来有一个享殿。现在这些东西都沒有了，只有一个石虎伏在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

据內蒙的同志說，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我們就看到了两个昭君墓，另一个在包头市的黄河南岸。其实这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古代的堡壘。在这个



昭 君 墓

堡壘附近，还有一个古城遺址。

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

然而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象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

之間的共同的階級利益、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主要的是依靠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而統治階級之間的和解又主要的是決定於雙方力量的對比，以及由此產生的封建關係的改善。和親就是改善封建關係的一種方式。當然，和親也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有些和親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沒有任何被迫的情況存在。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和親就一律加以反對，那麼在封建時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間的和解呢？在我看來，和親政策比戰爭政策總要好得多。

游牧民族的搖籃

我們在內蒙西部沒有看到的塞外風光，在內蒙東部看到了。當我們的火車越過大興安嶺進入呼倫貝爾草原時，自然環境就散發出蒙古的氣氛。一幅天蒼蒼野茫茫的畫面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正象大青山把內蒙的西部分成南北兩塊，大興安嶺這一條從東北伸向西南的廣闊的山脈也把呼倫貝爾草原分割為東西兩部。山脈的兩麓被無數起伏不大的山谷割開，從山谷中流出來的溪水，分別灌注著大興安嶺東西的草原，並在東部匯成了嫩江，在西部匯成了海拉爾河。海拉爾，蒙古語，它的意思就是流下來的水。

海拉爾市雖然是一個草原中的城市，但住在這個城市里，並不能使我們感到草原的風味，只有當我們從海拉爾乘汽車經過南屯^①前往錫尼河的這條路上，才看到真正的草原風光。在這條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平坦、廣闊、空曠的

^① 南屯是鄂溫克族自治旗首府所在地。

草原，从古以来沒有人耕种过的、甚至从来也沒有属于任何个人私有过的草原。沒有山，沒有树木，沒有村落，只有碧綠的草和复盖这个草原的蓝色的天，一直到錫尼河我們才看到一些用毡子围起来的灰白色的帳幕，这是布列亚特蒙古族牧人的家。我們訪問了这些牧人的家，在草原上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当然不是所有的草原都象錫尼河一样的平坦。当我们从海拉尔前往滿洲里的路上，我們就看到一些起伏不大的沙丘；而当我们从滿洲里到达賽湖^①，从达賽湖到扎賽諾尔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在地平綫上画出了各种各样的柔和的曲綫。

呼倫貝尔不仅在現在是內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搖籃。出現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搖籃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們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根据《后汉书·鮮卑传》所載，鮮卑人最早的游牧之地是鮮卑山。他們每年“以季春月大会于饒乐水上”。鮮卑山、饒乐水究竟在哪里，历来的史学家都沒有搞清楚。現在我們在扎賽諾尔附近木图拉雅河的东岸发现了一个古墓群。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是鮮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鮮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証实早在两汉时期鮮卑人就游牧于呼倫貝尔西部达賽湖附近一帶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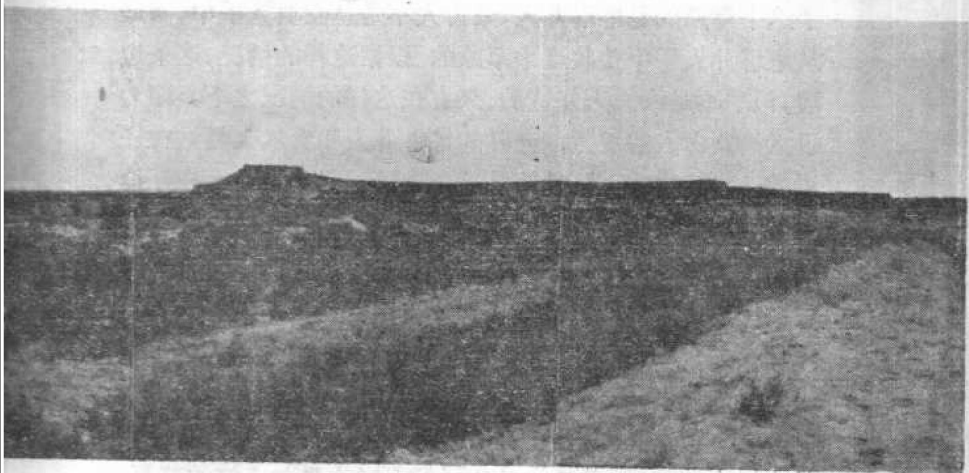
① 达賽湖又名呼倫湖，这两个名字都是蒙語和汉語联称，前者汉譯“海一样的湖”，后者汉譯“水獺一样的湖”。湖东西宽一百余里，南北长三百余里，盛产鱼类及其他水产物。



达 賚 湖

对于早期鮮卑人的生活，历史文献上給我們的知識很少，仅說鮮卑人的习俗与烏桓同。而当时的烏桓是一个以“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但已“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鉄为兵器”的游牧民族。我們这次在呼和浩特和海拉尔两处的博物館，看到扎賚諾尔古墓中發現的鮮卑人的文物，其中有双耳青銅罐和雕有馬鹿等动物形象的銅飾片。又有樺木制的弓、樺树皮制的弓囊和骨鏃等等，只是沒有发现角端弓^①。又《鮮卑传》謂鮮卑于建武二十五年始与东汉王朝通

^① 參看《文物》1959年第10期，第83頁。



扎賚諾爾鮮卑墓群

驛(当作譯)使,这件事也从墓葬中發現的織有“如意”^①字样的絲織物和汉代的規矩鏡得到了証实。

史載契丹人最初居在鮮卑人的故地,地名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②这条河究竟在哪里,不得而知。最近在扎賚諾爾古墓群附近发现了契丹人的古城遺址,証明契丹人也在呼倫貝爾草原东部游牧过。

女真人在呼倫貝爾草原也留下了他們的遺迹。其中最有名的是两条边牆。一条边牆在草原的西北部,沿着額爾古納河而西,中間經過滿洲里直到达賚湖的西边,长约数百里。这条边牆显然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侵入呼倫貝爾草原而建筑的。但据史籍所載,在蒙古人占領这个草原以前,游牧

① 參看《文物》1961年第9期,第18頁。

② 《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